

罗伟章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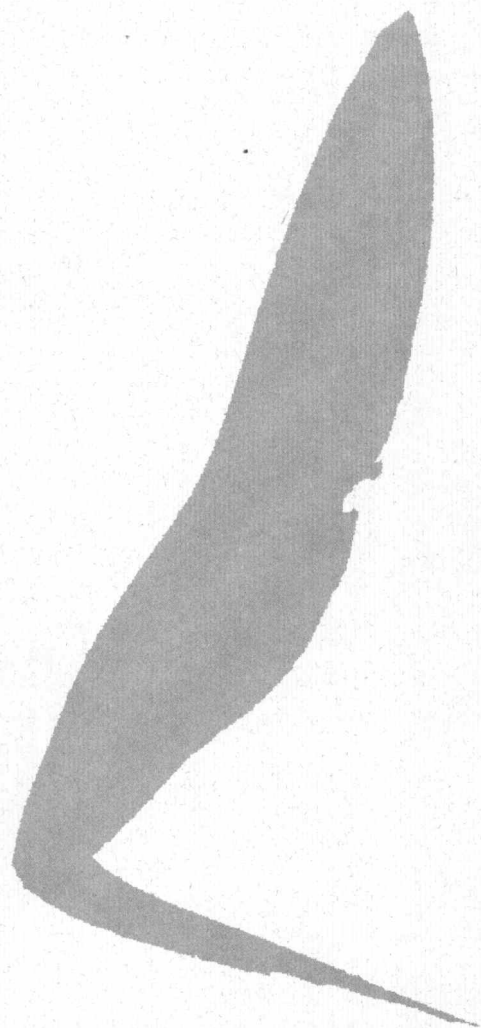
奸细

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罗伟章◎著

奸细

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奸细/罗伟章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7
(底层叙事丛书)

ISBN 978-7-5411-2497-6

I. 奸… II. 罗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2572 号

奸细

JIANXI

作 者 罗伟章
策划组稿 林文询
责任编辑 李卫国
封面设计 任兆祥
版面设计 黄小骏
责任印制 喻 辉
责任校对 文 诺等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2497-6
成品尺寸 230mm×165mm
字 数 254 千
印 张 15.5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电 话 (028) 86259285 [发行部] (028) 86259305 [编辑部]
邮政编码 610031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子信箱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
印 刷 四川三源印刷有限公司
定 价 24.00 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86697071 86697083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28) 86259301



作者简介

罗伟章，

男，

四川宣汉人，

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，

现就读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。

著有长篇小说

《饥饿百年》

《寻找桑妮》

《在远处燃烧》

中篇小说集

《我们的成长》

《奸细》等。

曾获

人民文学奖、

中篇小说选刊奖、

小说选刊奖、

四川文学奖等。

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，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现居成都。

出版说明

百年中国文坛，有过两次光荣的大喷发，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。然而，一段时间以来，文学写作与文学出版中，病态与疲软的作品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，喧闹浮躁，苍白肤浅。

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人，我们时时在思考：我们的时代，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？我们应该为读者奉上怎样的作品？而究其根本，文学打动人的力量在哪里？

思考和追寻的过程毫无疑问曲折艰辛。

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腐水见底，泡沫散尽，露出来的即是粗糙的河床、冷硬的石头。近些年来，便涌现出了一批有良知的实力派作家。

他们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。

他们的文风粗砺如沙，锋锐似刀。

他们写作的目的在于原生态地反映生活。

他们提笔的态度诚恳朴实，全然摒弃对于文学技巧的炫耀卖弄。

唯其真实，所以动人心肠。

唯其真实，它们充满力量。

唯其真实，我们从中能够听到广大民众最深切的呼声！

文学，从来不是个人的命运，而是社会千百万人的命运。

我们怀真诚之心，将他们的作品聚合成书，结集出版，诚恳地奉献到读者面前。它的阅读过程也许不会轻松愉快，但至少能够让你感受到疼痛的力量——如果，你的心中尚有热血未凉。



目 录 *CONTENTS*

奸 细	/ 001
河畔的女人	/ 045
佳 玉	/ 081
水	/ 118
哪里是天堂	/ 153
大嫂谣	/ 194

奸

细

徐瑞星很想丢下筷子就走人，但他到底没这样做，那就太失礼了。尽管是处在不同阵营里的竞争对手，但人家花钱请了你，从身份上说，你也不过是新州二中高中毕业班的教师，而人家黄川是新州五中的教务主任，这有区别；最重要的是人家说了半天也没强迫你。

虽没走人，但徐瑞星的脸色还是十分难看，短促浓烈的眉毛挤成一堆，像没点燃的柴火，直往外冒烟。黄川见状，说算了徐老师，就当那些话我没说。但徐瑞星心里有了疙瘩，酒也不想喝了。不喝就不喝吧，事实上两个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。黄川递过来一支香烟，徐瑞星接了，刚点上，黄川就说，徐老师，反正时间还早，去洗个脚吧。徐瑞星连连摆手，说我还有事，不去了。黄川有些尴尬，说徐老师你放心，就洗个脚，别的啥也不干。徐瑞星吐出一团浓黄的烟雾，吐得很重，嘴巴和鼻孔都发出很响的哨音。就去旁边的“春秋洗脚坊”，黄川又说，正规得很。徐瑞星说老黄，我真还有别的事，要早些回去。黄川很体己地碰了一下徐瑞星的胳膊：要不了多长时间的，如果不修脚上的老皮，最多半个小时就完事。

徐瑞星站起身说，算了，真的算了。

黄川也只好站起来，说既然这样，那就下次吧，徐老师。

徐瑞星心里想，我跟你不会有下次了！

两人一同出了包间，黄川却没跟着徐瑞星朝下楼的楼梯口走。徐瑞星懂他的意思，每年的这时节，各个学校都风声鹤唳的，教师间的私下接触很敏感也很犯忌。

独自下楼，过了马路，徐瑞星立即摸出手机，给他那个同学打电话。他跟黄川这次接上头，搭桥的就是那个同学。那天同学说他有一个好朋友，人品学识都不错，希望介绍给徐瑞星认识。今天徐瑞星到事先预订好的酒楼包间里，见只有一桌好菜和一个陌生人，却没有同学的影子。陌生人大约有五十岁，脸色跟土地的颜色差不多，见了徐瑞星，他身子一弹迎过来，说你是徐老师吧？我叫黄川。随后就抓住徐瑞星的手紧紧相握。他的手也呈深褐色，却软得像熟柿子，徐瑞星像摸到了什么不该摸的东西，带一丝惊慌地迅速把手抽了回来。两人落座后，边抽烟边等人，没等几分钟，同学的电话来了，是打给黄川的，听说徐瑞星到了，同学就让徐瑞星接，他说伙计，对不起呀，我报社有点急事，来不了啦。两人只好吃。边吃边拉扯闲话，都是不着边际的，直到喝了好多杯啤酒，黄川才亮明自己的身份。徐瑞星顿时有了一种警惕，想到他那同学的老婆在五中教务处工作，更觉不妙，一口酒便梗在喉咙。

黄川见徐瑞星这样，就不绕弯子，将他的意图针针见血地挑明了。

毫无疑问，这场所谓的朋友聚会，其实是同学帮助黄川挽了个套子，就看徐瑞星往不往里面钻。新州城被宽阔浩荡的巴河分为南北两个部分，河上虽有大桥贯通，但若干年来，南北片区已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体系，人们在生活上也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空間，彼此的往来并不多，二中南城，五中在北城，而黄川却知道南城腹地的春秋洗脚坊“正规得很”，可见他是考察过的，为这场聚会，他是用了心的。这让徐瑞星有种被捉弄的感觉。

他边走边给同学拨电话，拨了好多次都占线，到底接通了。徐瑞星开口就骂：你他妈的吴二娃，你把我看成什么人？

吴二娃的大号真的就叫吴二娃，是徐瑞星的大学同学。他说咋啦？这是咋啦？

徐瑞星继续骂：你自己是猪狗，就以为别人都是猪狗？

吴二娃委屈地哎呀了一声，说你龟儿子徐瑞星，我只不过给你介绍个朋友，哪一点惹了你？要是不喜欢他，今后不来往就是嘛——你发这么大的火，是不是他让你埋单了？

徐瑞星知道吴二娃在装糊涂，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，你是哪路货色，

未必我还不清楚！

吴二娃呵呵地笑起来，说老徐呀，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，我老婆在他手下讨生活，他让把你介绍给他，还敢拒绝不成？

要不是你老婆讨好卖乖，他怎么知道有我这个人？我们根本就不认识！你介绍千个万个，也不该介绍我。你这是害我呀！要是二中知道了，哪怕我啥也没干，也只能卷起铺盖走人！

吴二娃叹了口气，才慢条斯理地说：亏你徐瑞星读大学的时候当了四年副班长，胆子咋就这么小呢，连麻雀胆都不如的。你这算个什么卵事呀，就吓成那样了？

我不是被吓住了，徐瑞星说，我在二中教了十几年书，多多少少对它还是有一点感情的吧。

电话那边发出一连串嘴皮子打碰的声音，算了算了，不要给我说这些，我听了头昏。

我知道你不懂，像你这种油滑惯了的人！

好，我油滑，你高尚，我告诉你徐瑞星，以后再遇到这种好事，想我告诉你也不可能，你不干就不干，别损人——你不干有的是人干！

几天过去，徐瑞星都提心吊胆。侯校长天天往高三办公室跑，每次来都向大家交代：还有百多天就高考，各位说话做事，要检点些，对学生信息要随时保管好，决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慎，让外校知道尖子生家的电话和住址。那些掐尖儿的家伙——高考前夕把外校尖子生挖走，叫“掐尖儿”——不可能跑到学校来抢人，都是去做家长的工作，然后让他们阴悄悄地转学。我说个不好听的话，尖子生的家庭信息比你们家的存折还重要，存折丢了，还有密码；密码丢了，钱被盗取了，还有警察帮忙追讨；尖子生丢了，就再也追不回来了！教务处桂主任来得更勤，话也说得直接：现在，有人专门在其他学校养线人，请几顿饭局，给一点儿钱财，让他们把本校尖子生的秘密泄露出去；我提醒大家，如果有人找到你们的名下，你们要能抵制诱惑，千万不能干那事，那是吃里爬外的事，干不得！现在所谓的线人，其实就是过去通常说的奸细吧，大家想想，如果有人叫你奸细，那会是个什么感觉？虽然我很相信大家，但我还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有人不听招呼，学校将严惩不贷！

每次侯校长和桂主任这样说话，徐瑞星都觉得说的是自己，禁不住耳

根发烧，为了掩饰，他还故意走到侯校长面前，汇报一下他班上的近况。其实都是些老话，但侯校长总是侧着头，很认真地听。他讲完了，侯校长还要鼓励几句。侯校长和桂主任对他都是很信任的，最近三年都让他教高三，今年还当了火箭班的班主任——新州二中高三共有十六个班，文理科各组建一个最好的班，就叫火箭班。火箭班之下，又各有两个重点班，徐瑞星是语文教师，带的九班却属理科火箭班。高三教师虽然格外辛苦，但他们在社会与学校都有地位，收入也高——毕业班学生周末都补课，补课就会有补课费；还有堆积如山的参考书、模拟试卷、诊断试卷，教务处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都要得很大一笔回扣，桂主任从不私吞这些回扣，他将回扣分成不同的等次，一分不剩地发给高三教师。

直到半个月后，徐瑞星的心才算定下来。他查找手机的未接电话，没有一个是吴二娃和黄川的，证明那件事已经过去了。

过去了就好！徐瑞星不是那种冒风险的人。徐瑞星是过日子的人。能过上现在的这份日子，他觉得委实不容易。工作上并没有多少波折，大学毕业后，他分回老家县城教书，几年后市二中招教师，他来应聘，很容易就被录取了，试用期满就调了过来。关键是生活上徐瑞星有难言之苦，他结了两次婚，第一个老婆十四年前就死了，得的是子宫癌，死的时候也没留下一男半女。现在的老婆叫邹静，是通过婚姻介绍所认识的，没工作，生儿子前，她偶尔还去外面打点零工，儿子一出生，就干脆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。徐瑞星让老婆把主要精力用来照顾儿子，他的收入养得活一家人。四十多岁的人，还谈不上老，但徐瑞星真有老年得子的心态。邹静比徐瑞星小了十多岁，年龄上的悬殊，让她觉得对徐瑞星直呼其名很不好意思似的，哪怕两口子赤条条地躺在床上，也把徐瑞星叫徐老师。徐瑞星很习惯这种称呼。他爱第一个老婆是当成妻子来爱的，爱第二个老婆是当成妻子和女儿来爱的。他觉得这种关系非常好，有股蔗糖一样的甜味儿。

对自己从教的学校，徐瑞星真有一份感情，他对吴二娃说的，并不是面子上的话。十多年来，人家又没亏待你，不产生一点感情才怪。他怎么能帮助对手挖自己学校的墙脚？尖子生都是学校的活广告，每年高考过后，只要有人上了北大清华，就扎一辆敞篷彩车上街，还由学校出钱，以学生的名义去电台和电视台点歌。同样由学校出钱，以学生的名义去显眼气派的酒楼大办宴席，说的是谢师，其实就是打广告。这么闹腾一番，等到秋季开学的时候，生源滚滚而来，财源也就滚滚而来——不仅学生多了，因

考得出众，书费学费也水涨船高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尖子生，那情景就惨淡了。好学校是拿大箩大筐来装钱，择校费、学杂费样样都高，财务科的人跑银行存款，腿都跑断了；差学校却要把教职员工全都发动起来，去人家好学校附近，躲躲闪闪的，见到学生就拉，就跟路边饮食店拉客一样。可那管什么用呢？尽管你收的书费学费比人家低若干倍，还是拉不来学生。

当徐瑞星觉得事情真的过去了，才觉得该跟吴二娃联系一下，那天他骂吴二娃的话，有些重。别看吴二娃一副油腔滑调的架势，他内心是敏感的，这一点徐瑞星清楚。

他还没联系，吴二娃却主动来了。

这天他放了下午学回家，刚在沙发上坐下，敲门声就响了起来。

一听就知道是吴二娃，他敲门不是敲，是拍。

邹静跑过去开门，可门像不是被邹静打开的，而是被吴二娃的声音撞开的。哦，小嫂子！他又粗莽又热烈地说，我西藏一个朋友送了点雪山菌来，不敢吃独食，分点让你们尝尝。说罢将一个塑料袋往邹静手里递。邹静接了，说你进来呀，进来呀。吴二娃说不了，我忙呢。

徐瑞星扑哧一声笑起来，你小子装什么假！别以为自己是记者，就可以装出比总理还忙的样子来吓人。

吴二娃做出刚发现他在家的样子，呵，瑞星回来啦？那我就坐几分钟吧。

徐瑞星家安了木地板，在门口的木柜上放了鞋套，地上也备了拖鞋，但吴二娃从来就是不管不顾，直接就跨进来了。他去任何人家里都是这样。他就这么个人。

吴二娃是邹静喜欢的客人。他不仅是徐瑞星在大学的同班同学，老家也在同一个县。当然主要是他大方，收了别人的好东西总爱送些来，而且他说话风趣。听徐瑞星说，念大学的时候，他除了读书，别的啥都不会，连话也不会说，大家都以为他是哑巴。他一年四季都穿着老蓝布衣服，一双网球鞋总是羞涩地露出大脚趾，走路的时候，眼睛老是瞅着地上。一段时间，他特别讨厌自己的名字，觉得太土，在自己书本上、蚊帐上乃至背心上，到处都用朱笔写上“吴尔瓦”，过一阵又改成“吴而瓦”，可不管他怎样改，大家都觉得怪怪的，还是按他的本名称呼他……现在的吴二娃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西装革履的，还搞了个背梳头；他肚子大，个子矮，但他看再高的人，目光也要越过那人的额头，每次他跟徐瑞星说话，徐瑞星都

觉得自己背后还站着个人；他言语粗鲁而直率，记忆力又好得惊人，流行的段子一背一大串，把人笑得前仰后合。毕业都二十多年了，他由当年自卑的小男人变成了《新州晚报》的大记者了……

邹静说，吴哥就在这里吃饭吧。

吴二娃稍作犹豫，说好，那我就吃了再走。

邹静说干脆叫霞姐把娃娃带过来一起吃吧。

吴二娃说不用不用，娃娃放学后被他外婆接走了，陆霞也过去了。

邹静进了厨房。

其实吴二娃并没打算留下来吃饭，他只是想把邹静支开，好跟徐瑞星说话。

徐瑞星递上一支烟说，我那天说你油滑，骂你猪狗，没得罪你吧？

吴二娃喊了一声，要是那样就把我得罪了，我坟上的草都埋人了！我刚毕业的时候，跟你一样教书，只不过你是在县中学，我是在乡中学，当时我是那所乡中学文凭最高的，可他妈的口才太差，茶壶里煮汤圆倒不出来，往讲台上一站，老半天隔不出一句话。人家开始还对我刮目相看，后来就把我看白了，说我是冒牌货。两年半过后，乡中学就把我踢了，踢到哪儿？踢到那个乡最高一座山上的村小里！在那山上撑持了几十年的一个老教师实在教不动，要回家了。他姓包，是学校唯一的教师。我是春节过后上山的，从早上开始爬，天黑得差不多才到。整个一座破庙子！包老师等着我呢，听到脚步声，他迎出来了，哪像个教师呀，脸那个瘪，背那个驼，头上稀疏的白发在寒风中颤动，全身只剩下个骨头架子了。他把我领进篱笆墙围成的寝室，指着床上的枯草说，吴老师，这枯草我就不带回家了，留给你，山上冷哪。随后他用干枯的手摸了摸我带来的被子，说这被子薄哟，你睡觉的时候，把四边搽紧，免得透风。然后他又从一口破木箱里摸出半把挂面，说吴老师，我没啥欢迎你的，就留了这半把挂面……

这故事徐瑞星听他讲了好多回了，每次都讲得那么投入。他说瑞星你知道我当时想干啥？我想跪下去，把面前的老人叫声爷爷。从小到大，没有哪个外人像他那样瞧得起我和关心过我……吴二娃起身去餐桌上扯了张纸巾，擦抹被泪水打花的眼镜。

徐瑞星说算了二娃，别去想那些事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吴二娃重新把眼镜戴上，接着说，那所学校加我这个教师在內，全校只有十五个人！不是

人待的地方啊，学校离村子远，后面又是乱坟岗，晚上一个人睡在那里，听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，害怕呀！秋风一吹就下雪，稍不留心校舍和寝室就被雪压塌了。教了一年多，我神经就出毛病了，刚上五分钟课，我就把讲桌上的铃铛举起来摇，下课了，下课了！学生还没跑出教室，我又开始摇铃铛，上课了，上课了！我并没疯，我只是这样来发泄。又过了半年多，我想这不行啊，这会误了孩子们，我不想待，走了行不行？我走了，说不定还会来个像包老师那样负责的人。于是我就走了，没给任何人打一声招呼……你说我油滑惯了，这话不对，现在想起在那山上的作为和后来的逃跑，我心里还愧疚。我对不起那里的家长和孩子。

徐瑞星说我不是在给你道歉嘛。

吴二娃将厚而小的手掌一挥！用不着，完全用不着，因为我后来真的变得油滑了。我离开那山上，等于就是甩掉了公职，毯钱没一分，就去县城里闯。什么事没干过？去河码头当搬运，在城里挖下水道，当棒棒军，甚至去城背后的项山为人掘墓穴，都干过！那时候我知道你在县中教书，可哪敢去找你呀？不过，那么一阵胡搞，倒把我胆子搞大了，话也逼出来了，灰飞烟灭的雄心，也就跟着复活了。于是我到了新州市。当时根本没想好要干什么，也是机缘凑巧，我来的时候，恰逢《新州商报》招记者，我去应考，一考就中了。《新州商报》招的是临时记者，把我们不当回事的，没有固定工资，只是根据我们的上稿率算钱。我念大学时毕竟读了那么多书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在底层混了那么些年，这下全都派上用场了，我采写的稿子，上头版的多得很，可我挣的钱还是比人家正式职工少得多。我那时候还是光棍一条，想找个女人呀，成个家呀，没钱怎么成家？我拼了命表现，希望商报把我调进去。那时候我不抽烟的，但我身上随时揣着中华烟，见到领导就发。这又怎么样呢，人家照样不把你当回事。于是我想，不能在商报一棵树上吊死，我既给商报写稿，也给晚报写，还给时报写，只不过多备几个笔名罢了。后来，商报知道我这么干，领导把我找去大骂，人家不是骂我油滑，也不是猪狗，而是粪便！可他们又离不开我，继续让我干，只是依然不调我。我也不是好惹的，自那以后，我就不仅给晚报和时报写稿，还把商报的策划透露给他们——说白了，我当起了线人，也就是奸细！

徐瑞星的心里砰的响了一声。

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，吴二娃接着说，晚报把我挖了过去，解决了我

的户口问题。但我告诉你，我在晚报照样当线人！我把晚报的策划又透露给商报和时报，他们再付我一笔不菲的酬劳。你对办报不熟悉，不懂得现在的报纸都是策划出来的，策划是生命线。谁策划得好，谁就有发行量。我这么一搞，商报领导反而对我客客气气的了，那个骂我是粪便的人笑着对我说，狗日的吴二娃，你真是一株铁线草！他说得好！瑞星你生在县城，不知道铁线草是啥玩意儿。那是一种呈藤状的草，哪里有土哪里长，农民锄地的时候，一锄将它挖去，扔在荒坡上，这没关系，哪怕是石骨子坡地，只要有一丝土星，它就要长给你看！反正，只要不被牛羊吃了，不被剁成浆，它就能生长！你说它贱也可以，说它生命力强也可以，随你的便。

这些事情，徐瑞星还真没听说过。他拍了一下吴二娃的肩膀，说二娃，兄弟，我佩服你，跟你一比，我觉得自己过得太平庸了。吴二娃说别给我灌迷魂汤，我有几斤几两，未必我自己还不清楚！刻在我脸上的就只有两个字，左脸一个卑，右脸一个微，合起来念就是卑微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吴二娃在自己脸上用指头一笔一画地刻，这让徐瑞星不由得涌起一种酸楚。他说，哪里呢，你现在是名记者了。

哼，名记者，那都是过去时了。任何“现在”都是过去时，我们说“现在”的时候，它就已经过去了。我只相信未来，但我又对未来没有把握。谁能把握住未来呢？你徐瑞星把握得住吗？你跟第一个老婆结婚的时候，就知道她那么年轻就会死吗？你儿子丁丁那么聪明，你把他当成金包卵，可你知道他的未来吗？你如果不好好生生给他积攒些钱，将来怎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？光是把他送进大学，也会把你磨死！

徐瑞星无力地笑了一下，说我这人，不习惯把事情考虑得那么远。

吴二娃没有顺着徐瑞星的思路说下去，直截了当地问，那天黄川怎么给你讲的？

还怎么讲，他不是来掐尖儿的吗，他让我把我们二中尖子生的家庭电话和住址提供给他。

我不是问这个，我是问他说没说你提供一个给你多少钱？

还没谈到这个分上。我也不想谈。

吴二娃沉吟片刻，瑞星，你可能确实比我高尚，我打心眼里敬重你。但我觉得，有一个观念你没扭转过来，我在教育系统采写过好多稿子，知道许多尖子生家里都是很穷的，快高考才来摘桃子的人——照你们的说法，是掐尖儿——往往能给他们优厚待遇，把他们从经济困境中解放出来，这

有啥不好？我觉得，只要对学生有好处，就算不上卑鄙；像我，把好的策划提供给别的报社，让大家比拼，让读者有更丰富的东西可看，我也就觉得自己算不上粪便。你说呢？

徐瑞星没表态。吴二娃站了起来，说瑞星，我是认你做哥儿们才给你讲这些的，你自己考虑吧，想通了就给我来电话，直接给黄川去电话也行。

他没有吃饭，走了。

春雨绵绵。

新州城位于川东北大巴山南麓一片广阔的河滩上，四周大山围困，加上汤汤巴河水穿城而过，因此每逢雨季，到处都湿漉漉的，飘荡着深蓝色的雾霭，让人感觉天永远也不会晴了，所有人都要霉死在这低洼的山谷里。

南城的二中与北城的五中一样，都是市里数得上的好学校。二中办学的年头还比五中早好些年，校园内树木成林，春风一吹，枝芽绽放，在细雨中流淌着嫩黄的光芒。在洋槐树丛中，耸立着灰色的教学大楼，底层大厅里，迎面立着块巨大的倒计时牌，上面写着距高考还有多少天。这块牌子，每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就竖起来，它不说话，学校的一切工作却都围着它转。全校师生匍匐在这块倒计时牌底下，忘记了梅雨，也忘记了春光

.....

这天早上，徐瑞星刚进大厅，教务处桂主任就从旁边的传达室蹦出来了。看样子他是在等徐瑞星，而且等得很兴奋。他蹦到徐瑞星身边，把他撞了一下，就往外走。桂主任跟吴二娃体形差不多，随便一碰，就让人感受到他厚实的力量。徐瑞星跟着他走，来到一个僻静的小花台前，桂主任才停下，问徐瑞星，上午没课吧？徐瑞星说没课。桂主任踮着脚，认真地向周围瞅了瞅，发现确实没人，才拿肥胖的手掌蒙了嘴说，我们搞到了一条大鱼！桂主任是学校的红人，侯校长很倚重他，他也确实能干，对人又没什么坏心眼，但他有个习惯让教师们不大喜欢：爱说悄悄话。哪怕多人在场谈着同一的话题，他也会突然凑到某一个人的耳边说上几句。其实那些话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根本不值得当悄悄话来说。

不过今天就不一样了，今天是搞到了一条大鱼！徐瑞星比桂主任高出一头，他把头低下去问，哪里搞到的？一说她名字你就知道了，桂主任声音颤抖地说，张泽君！徐瑞星哦了一声，不是兴奋，而是被镇住的样子，就是全国物理竞赛得第七名那个女生？桂主任说是呀，就是她！那女子壮

志凌云的，说她不仅要上清华，而且要以全省状元的身世上清华。

直到这时候，徐瑞星似乎才反应过来：张泽君是黄川所在五中的尖子生！

桂主任说，我们把她放在你班上，你要给我像大熊猫那样保护好啊！

徐瑞星却在那一瞬间有些走神。他带的是理科火箭班，像张泽君这样的理科人才来了，肯定是交给他，这没说的。可恰恰因为这一点，使他走了神。桂主任捅了他一下，你别太高兴，我告诉你，要是中途出了差错，她被人从我们这里挖走了，我找你算账。

徐瑞星说那当然，那还用说么！他还是有些走神。花针样的雨丝扎进他的头发和眉毛，在里面银亮地闪烁一下，又消失了。

桂主任说快走，侯校长早已经去那里了。

徐瑞星以为要往校外走，往年这时节掐了别人的“尖儿”，只要父母要求陪读，就在校园旁边给他们租一套房子，房租费、水电气费都由学校负担，此外每月再给一定生活补助。但桂主任没往校门口方向去，而是拐几道弯，进了红楼。学校为了向外宣传时说起来好听，把什么都取了个富有色彩气魄宏大的名字。所谓红楼，就是教职工宿舍楼，灰不溜秋的，与红根本不沾边。红楼分为A、B、C三座，A座修的时间早，房子旧，设计是苏联那种火柴盒式，因此至今都无法将它变成商品房，还是照以前的规矩，分给谁谁住，只是房租逐年提高。到A座二单元四楼三号门口，桂主任站住了，轻轻地敲。徐瑞星记得，这套房是老校工唐先翠的，唐先翠已退休十多年，老伴在几年前就去世了，而今她是孤家寡人，听说她在成都有个女儿，但女儿工作忙，回来看她的时候不多。徐瑞星想，唐老太婆差不多被大家遗忘了，侯校长怎么会想到把人领到这里来？原来，唐老太婆已经被赶走，这套房给了张泽君的母亲。当然名义上还是唐老太婆的，但看那样子，她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住了。她去了乡下老家，和弟弟住在一起。按侯校长开始的意思，是让张泽君的母亲跟唐老太婆合用一个套间，先跟张泽君的父母商量，但他们不同意，他们说如果这样，泽君就不到你们学校了。侯校长只好对唐老太婆说，你年纪大了，去成都跟女儿住吧。唐老太婆以为校长关心她呢，笑着说，我住不惯大城市，再说我一个人过也自在。侯校长没办法，才把让她腾房的意思说了。唐老太婆久久地望着侯校长，她那被白内障蒙住了大半的左眼，像古钱币一样，没有光泽，只有质问，你们要赶我走？我在这学校锅炉房干了一辈子，服侍老师，也服

侍那些娃娃，现在不中用了，就赶我走？接下来侯校长是怎么给她讲的，人们不十分清楚，反正唐老太婆带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。据说侯校长送唐老太婆出校门的时候，流了眼泪，感谢她识大体，顾大局……

来开门的是学校的李会计，她吐了吐舌头，还做了个不明其意的手势，很神秘的样子。两人进屋后，徐瑞星发现屋子里干干净净，连天花板都纤尘不染，这显然是唐老太婆离开后学校派专人来打扫过了。说话的人在里屋，气氛格外肃穆，以至于桂主任和徐瑞星进去后，侯校长也没介绍一下。徐瑞星仔细看了看张泽君，她的脸色和嘴唇都略显苍白，跟众多成绩优秀的孩子一样，眼睛里有远远超越她这个年龄的成熟，但对学习之外的世界，可以说是麻木的，母亲给侯校长说事，分明是说她的事，只要她插一句言，就会比母亲说得更清楚，可她一声不吭。

徐瑞星在侯校长和他们谈条件时听明白了，张泽君的母亲本是没有工作的，现在学校让她进校图书室当管理员。张泽君来二中的一切费用，悉数减免，每月还要领取五百元生活补助。此外，如果张泽君考了省状元，学校奖励八万；市状元，奖励五万；省市状元都没拿到，只要上了北大或者清华，奖励三万。

听完侯校长的话，张泽君的父亲开腔了，他说老侯，奖励数目就不能提高些？他的目光是居高临下的，嘴角微微上翘。

侯校长把上身朝他倾过去，带着申辩的口气说，老张啊，你没看到问题的实质，实质不是奖励那点钱，而是解决了你爱人的工作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是高考过后才给你爱人办手续，我们是现在就办，马上就办！说个不该说的话，哪怕张泽君到头来只考了个一般大学，可她妈妈已经调过来了，是我们的正式员工了，后半辈子也有个组织，有个着落对不对？

张泽君的父亲将脸一扭，泽君不管到哪个学校，人家都会解决我爱人的工作！泽君又不光是物理成绩好，她各科成绩都好，中省状元的可能性很大。想想啊，一旦她中了状元，你们学校就是好多年的活广告啦，就发大财了！侯校长被堵住了，翻了翻眼皮，将右手背在左手掌上一击，好好好，要是中了省状元，奖励十万，就这么定了！但其他几种奖励办法不变，可以吧？张泽君的父亲这才勉强笑了一下，点头表示同意。侯校长说，老张，有些事情我们先说断后不乱：要是别的学校从你们手里把她挖走了，你可要付违约金啊。这个我们是要签合同的。言毕，侯校长摸出了一份早就拟好的合同，合同上唯一空出来的地方，就是奖励数目和签名。